

米螺 著

MILUO WORKS

情深如许



继《千山暮雪》后
最赚人眼泪的爱情童话

一次相逢，两年时光，
三种交错，四段恩怨。

这世上，爱情有千种万种，却唯独是她与他，
爱而不得，却不得不爱。

如果那一秒我没遇见你
是不是我的生命会有另一个轨迹
如果那一秒我没遇见你
那么漫漫人生路，又有什么意义

十张古画
多少人明争暗夺

一生浮沉
只为你情深如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米螺 著

MILUO WORKS

情深如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深如许 / 米螺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6337-2

I. ①情…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0374号

书 名 情深如许

作 者 米 螺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张 静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何亚男 张 静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7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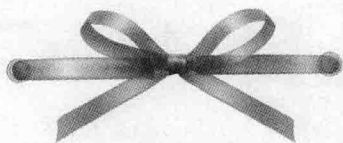
印 张 16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337-2

定 价 24.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一个你，远远不够 /001

那些形状各异的拼图散落在地板上，有的甚至狠狠折断，如同她支离破碎的人生，找不到方向。

第二章 本想遗忘，却分明刻骨 /015

回忆温柔到让人心酸，又总是套着甜美的糖衣，唆使着隔岸相望的人迷惘沉沦。

第三章 她不要，也要不起了 /030

“陆浮橙，我给过你机会。”他突然失去力气般将全身的重量都靠在她身上，眉眼舒展，笑得有些得逞，“是你自己放弃的。”

第四章 赌不起的美好 /043

亲近之人无法亲近，深爱之人无法深爱，天地浩瀚之大，只有她一个人孑然而立。

第五章 古画 /058

有时候，她真的会感激这个人，无论他们之间是以怎样难堪的方式开始的，但至少……他一直都将她保护得很好。

第六章 我只想要你，无关其他 /070

那一刻，他突然想起《诗经》里的一句话：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第七章 龙漩 /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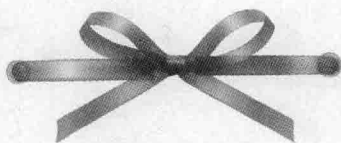
因为太喜欢一个人而不自觉地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有时候是可以被原谅的。

第八章 再给一次机会 /096

她对他就是这样，初初遇上一见倾心，越是亲近相处，越会被他所吸引。

第九章 绯闻缠身 /109

他看向她的眼神遽然炽烈如火，而她则已经微恼地咬着唇退到几步开外，僵直着身子站着。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那些回不去的过去 /120

所以，她就这样过得像一根绷紧的弦，矛盾而脆弱。

第十一章 会不会离开 /131

少年眉梢轻抬，朝她招招手，她屁颠颠地蹦过去，却被他一把拉进怀里。

第十二章 比赛 /145

你已经是第二次这样毫无顾忌地将过去的美好，用这种我并不喜欢的形式抛掷出来了，乔以航。

第十三章 呼之欲出的答案 /159

“陆浮橙，你今天收获还挺丰富的。”他这样说的时候，眉目之间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只有那双眼睛，在店里的灯光下，深不见底。

第十四章 不曾上过岸 /173

可最终你仍然安好，而我们全都已经历尽沧桑。

第十五章 什么是真相 /183

这些年下来，她深谙一个道理，很多事情，从来都不需要亲自动手，推波助澜才是最省心又省力的好法子。

第十六章 她的价值 /198

浮橙不得不承认，他们之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冷战。

第十七章 波澜再起 /211

她一步一步往后退，好像借此就可以远离这些叫人苍白无力的真相！

第十八章 最后的秘密 /225

她笑的时候，阳光也变得灿烂美好。封御景突然发现，充满希望的春天终于还是在漫长的冬日之后，姗姗而来。

尾声 /248

一如记忆之中，隔着嘈涌人群，他坐在车里望向南大校门时，那一瞬扎根心底的惊鸿一瞥。

第一章

一个你，远远不够



QING SHEN RU XU

陆浮橙趴在地板上摆弄拼图。也许是太长时间没接触这种东西了，一时心血来潮，五百块的高难度拼图，她竟然乐此不疲地玩了一下午。

封御景回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偌大的客厅，装潢精致，纯白色调，而趴在地上小小的一团橙色，像极了在阳光下静谧盛放的百日草。

“陆浮橙，你就打算用这种姿势欢迎我？”他倚靠在门板上，似笑非笑。

浮橙抬起头，因为趴得太久，猛地抬头后眼前一阵昏花，好不容易适应了这种晕眩，还没来得及展露惯用的笑容，就觉得下颌骤然生疼！

“咳咳……封御景，你又发什么疯？”

她被迫站起身，难受地想要挣开扣住自己的那只大手，可是拍在他手背上的力道仿佛蚍蜉撼树！

因为缺氧，她巴掌大的小脸一下子失去血色，苍白到近乎透明的肌肤，隐隐可见淡红色血管，唇瓣却鲜艳欲滴。

她还没自我检讨出今天又是哪里触到这个男人的禁忌了，唇上就蓦地传来炙热的温度！

僵硬的身子不自然地贴合着他，过于温顺的配合让他的动作一顿，心下不可名状的怒意也在节节攀升，他的手掌按在她的双肩上，发泄似的加大力气，仿佛要将她瘦削的肩骨也一并捏碎。

浮橙吃疼，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却并没有求饶，只是咬着唇沉默地回望他，目光倔强得如同一只永不妥协的小兽。

客厅里的暖气开得很足，她只穿了薄薄的一件橙色低领毛衣，下身则是一条舒适宽松的白色棉睡裤，乌黑的长发松垮垮地盘在脑后，慵懒地插着一支画笔。

呵，又是绘画。封御景在她身上逡巡着的眸光遽冷，当那些自以为高尚的画者被名利操控成傀儡时，绘画不过是一种借口，一种遮盖贪念的借口罢了。

长眸微微眯起，封御景倏地抬手，将那支笔狠狠拽下，不等浮橙反应，直接俯身将她打横抱起，大步走进房间。

“现在是白天……”

“有区别？”

浮橙滞了滞，心下一阵无力，微微挣扎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猜我今天见到了谁？”他将她放在柔软的大床上，垂眸看她，唇角的笑意越来越冷。

“不知道。”浮橙摇摇头，她很累。

整整一个月都在为杂志赶画稿，昨天才全部完工。她以为这个男人此时应该在T市开会，还在庆幸终于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休息日。可是，庆幸两个字永远是和她没有缘分的。

等……等一下！浮橙瞪大眼！

T市！

她想起早上收到的那条短信。

“小橙，最近好吗？我现在在南大看画展。你知道吗？我们的母校一点都没有变呢，我们……可不可以也不要变？我会等你，一直。”

南大在T市！

“看你的表情应该是猜到答案了。乖，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他低头轻啄她轻颤的唇。

“你……”浮橙觉得自己的喉管像被人硬生生地塞进了一块烧得正旺的木炭，那温度灼烫得让她丝毫发不出声音来。

“见面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告诉他，你不仅早就已经回国了，而且……”

他顾长的身体倏然俯下，像发现猎物的鹰，修长的手指把玩着她的头发，嗓音醇暖，嘴角挽起一抹绝美的邪肆笑容。

“而且还无名无分地跟了我封御景两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身份……还没结束，还要更久……久到他乔以航亲自发现的那天……”

“啪——”

掴得太用力，掌心也跟着隐隐作痛。浮橙颤着手，憋住迅速蹿上来的泪意，死死盯着他俊逸的侧脸，牙关紧咬：“坏蛋！”

“两年了，你什么都没见长，胆子倒是肥了不少，嗯？”他压向她，居高临下地问，嘴角还残留着一丝血痕，映衬着那双墨黑的瞳仁更加幽深沉郁。

浮橙瞪视着他，久久没有开口。

“你这么伟大地替他赎罪，我怎么还是觉得远远不够呢？”他将她的沉默看在眼里，玩味似的抚弄她的脸颊，指尖明明是温热的，浮橙却觉得浑身冰凉。

她开始发抖，一直紧绷着的那根神经轰然断裂，她疯了似的开始踢打，声音哽咽地大喊：“他什么都不知道！我求求你放过他！封御景！你放过他！”

“放过他？”

轻松地用一只手掌将她挥打的双手钳制在头顶，像是拎起一只不听话的宠物，他直视着她，一字一句地提醒：“陆浮橙，你是不是忘记了？他姓乔！”

“我也是！”她瞪大美目，咬着唇让自己不至于抖得太厉害，“封御景，我也是乔家人！有什么事情冲我来！你放过他……唔……”

“有的事情你未必想知道，也未必承担得起！”男人冷然一笑，俯首将她的话吞进交缠的唇舌间，“一个你，远远不够……”

他重新将她压紧，大床承载着两人的重量，微微陷下。

“铃——”刺耳的手机铃声乍然响起，惊破一室蔓延的旖旎春色！

两具近乎坦诚相见的身体骤然一僵。封御景抬起幽深的黑眸，盯紧身下的人，她还在发抖。两年的时光，并没有让她学会如何取悦一个男人，但正是这种介于青涩与妩媚之间的自然诱惑，让他欲罢不能。

他眸光沉沉地看着她苍白的小脸，片刻后面无表情地翻身下床，一手抄起被子扔在她的身上，自己则披了件浴袍，拿着锲而不舍响个不停的手机往阳台走去。

“说话。”他的嗓音有些黯哑，带着未尽的情欲。

“封，是我……”女子娇媚的声线里带着一丝疑惑，“你在做什么？”

“没事。”他淡淡地转移话题，语声变得轻柔，“今天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唔，还不是老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总是觉得心慌慌的。封，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啊？”女子在电话那头自然地撒娇。

“很快，最近有点忙。”透过玻璃，封御景看向蜷缩在床上，紧紧抱着被子的浮橙。

和柳如溪相反，陆浮橙永远只会将自己的情绪压得死死的，不懂曲意奉承，更不会软言软语。可偏偏就是这种让人恨到牙痒痒的硬骨头，叫他总是无法轻易从她身上移开视线，而是就此不要命地沉沦，再沉沦……

冬日里的夕阳从窗外照射进来，犹带暖意的余晖在地板上铺就一层金黄。

封御景早就离开，房间内属于他的清冽气息却还未完全散尽。浮橙抱着被子从床上下来，走向客厅，然后慢慢地停下脚步。

她看见自己努力了一整个下午的成果因被肆意践踏过而变得不堪入目。那些形状各异的拼图散落在地板上，有的甚至狠狠折断，如同她支离破碎的人生，找不到方向。拼图可以重来，而她又该怎么去拾掇那些由最亲之人的贪念和错失造就的碎片？

让低落的情绪贮藏进早就血肉模糊的心底，浮橙走进浴室，清洁了自己后又动作利落换好干净的衣物。

一件橙白相间的针织毛衣，一条线条帅气的蓝色牛仔裤，披上黑色的长款棉外套，加上一条大红色羊绒围巾，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她在玄关处的镜子前仔细看了半晌，确定没有任何异样，才换上长靴，拎着提包离开这幢高档的别墅，朝着山下的公交车站走去。

想到今晚可能要住在青青家里不回别墅，等车时，浮橙鬼使神差地掏出手机，给封御景发了条短信，告诉他她要去给朋友庆生。

浮橙瞪大眼睛看着“发送成功”四个字，对自己这种近乎奴性的做法感到惊讶。直到手机屏幕暗了下来，蓦地她自嘲地笑了。

到达约好的KTV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好友柯青青站在包厢门口左顾右盼。

一看到她，柯青青大步跑了过来，拉着她的手嘤起嘴抱怨：“姑娘，你再不来，我们都怀疑你是不是被绑架了呢！快进来！今晚姐姐我请客！你尽管吃，别客气！”

浮橙将外套脱下拿在手上，笑道：“抠神请客，如果不多吃一点，不是太对不住自己了吗？”

上学时期，熟识的人都知道，柯青青是出了名地抠，从吃饭到穿衣，

能省就省，能蹭就蹭，能少花一毛钱的，她绝对不会用两毛买个更好的。从这些年的求学生活来看，她基本上是活在温饱线以下的，任谁都不敢相信，她居然有一个暴发户的爹。

包厢里已经坐了不少人，见到柯青青领着浮橙进来，几个男人吹着口哨起哄：“柯青青你这抠门的女人真有面子，居然把校花给请来了！”

“哈哈！浮橙比念书的时候又美了不少啊！”

“可不是！天生丽质嘛！”

“还真别说，你小子当年可给她写了不少情书吧？”

“嘿嘿，这不是年少冲动吗……”

“不过你当年怎么一声不响就办了休学呢？青青难过了好久，唔——”

说话的人很快被一个苹果堵住了嘴，柯青青拧着他的耳朵警告：“连吃的都塞不住您这血盆大口是吧？”

包厢内一时笑声四起。

浮橙没在意对方的有口无心，朝他们点点头，礼貌地笑笑，寻了一处角落坐下。

“咦？浮橙，你不热吗？”身边的一个短发女子凑过来扯了扯她的围巾，奇怪地问，“这里的暖气打到二十六度呢，你怎么还围着这么厚的围巾……”

她一边说着，一边体贴地要帮她将围巾取下。

围巾下面的肌肤，都是暧昧的痕迹，她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和人面不改色地解释这些痕迹的来源。

“不要……”浮橙有些慌乱地抓住她的手制止。因为用力，女子吃痛地轻呼一声，在浮橙抱歉的视线中，尴尬地缩回了手。见她不再执意要来扯围巾，浮橙舒了口气，不好意思地解释：“我不是很热。”

顿了顿，她拿起桌上的饮料喝了一口，心想：回去一定要买高领的毛衣，或者，偷偷地买。封御景似乎不喜欢她穿高领的衣服，所以她的衣橱里没有一件衣服是高领的，哪怕现在是冬天。

“对了，这个月咱们市有绘画比赛啊，据说是在为全球美术大赛选拔代表，第一名可以参加世界性的顶尖对决啊！浮橙，你要参加吗？”对面坐着的一个人挑起这个热门话题，立刻有不少人都兴致勃勃地看向浮橙。

说到画画，浮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兴趣中最有天赋的一个，可能是悟性好，再加上老师教得好，所以浮橙在大一的时候就展露了自己的绘画能力。

小到社团系部，大到市级省级，只要是和画画沾边的比赛，她都能拿个好成绩，更难得的是，她的悟性极高，往往能就一幅被世人研究泛滥的

名作发表特立独行的见解。这让乔家人一度以为，继乔以航之后，乔家又要出一个天才画师了。

“好久没画，手生了。”浮橙回道，低头剥着一颗葡萄。

“哎呦，怕什么！你底子还在的嘛！而且这次比赛的评委之一还是……唔——”先前被苹果堵了话的男人再次被人一掌盖住嘴！柯青青柳眉倒竖，气急败坏地在他耳边大吼：“任伟文！你能不能多吃东西少说话？”

大家见怪不怪，以为只是因为任伟文对浮橙表现得太热情，让正牌女友柯青青吃醋了，都笑着出声打圆场。浮橙也微笑着帮衬了两句，心里却明白了一件事情。

是乔以航。

这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乔以航。

难怪封御景会突然有点发疯，一回来居然不是先去看他的宝贝病美人，而是直接来了别墅。因为乔以航不仅出现在T市和他遇上，还将会来到S市。

来到有她在的城市。

心中刚生出的一点希望又不动声色地破灭。看来这次比赛，封御景绝对不会允许她参加了。

“吃蛋糕吃蛋糕！”柯青青递来一块蛋糕，凑到浮橙身边小声说：“别理那个倒霉孩子，我们说我们的。”

她口中的“倒霉孩子”，正是缩在沙发上可怜兮兮地看着大家吃蛋糕，自己却没份的自己的男友任伟文。

“我没事，”浮橙摇摇头，转而调侃她，“倒是你们两个啊，说吧，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结个屁婚啊！我爹觉得他太女气了，又油嘴滑舌的，一点都不靠谱，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在秘密恋爱好吧！”

浮橙有些诧异：“听起来是挺坎坷的，要不要我帮忙，找个时间和伯父谈谈？”

见她还在关心自己的事情，柯青青更是觉得愧疚。

“小橙，当年的事情……”她眼神微动，咬着下唇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说。

“傻瓜，又不关你的事。”浮橙抱了抱她，笑着揩了点奶油抹在她的鼻尖上，“生日快乐。”

“好哇——陆浮橙！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啊！竟然敢浪费粮食！看我怎么收拾你！”柯青青怪叫着朝她扑来。

浮橙灵巧地往一旁跳开，撑着包厢门转头朝她笑得有些狡黠：“我去趟洗手间，拜。”

“陆浮橙你给老娘站住！”门后依稀还能听见柯青青的鬼吼鬼叫，以及众人的大笑声。浮橙抵着门板，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后举步朝洗手间走去。

洗完手出来，经过一处拐角时，她看见了衣冠楚楚的封御景。

江易反手带上门，转身看见封御景正若有所思地看向走廊尽头，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老大，看什么呢？”

封御景收回视线，皱眉：“刚才好像看见浮橙了。”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他仍然一眼认出那道纤细的身影。

“哈？陆美人也来了？”江易笑嘻嘻地伸长脖子朝着拐角处看去，随即慢慢收敛笑意，“你们……不会还在一起吧？”

“这和你有关系？”封御景面无表情地反问，抬起脚朝浮橙消失的方向走去。

“拜托！陆美人已经很可怜了好吧！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啊？两年了！女人的青春是最宝贵的，你把她无名无分地扣在自己身边，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吗？”

江易开始扮起好好先生，反正这边也没什么事，他闲得慌，干脆也亦步亦趋地跟上。

走廊的光线被人工布置成影影绰绰的效果，连投射在墙壁上的影子都显出几分迷幻来。封御景停下脚步，狭长的凤眸轻眯，掩去几分萧索，薄唇轻轻吐出一个字眼：“会。”

江易脚下急刹车，免得撞上他后背，却听得一头雾水：“会什么？”

“没什么。”

江易嘴角抽搐，知道陆浮橙是封御景心里最不能拿来开玩笑的存在，识相地不再纠结这个会把他气死的话题。

“圣凯集团的合作案已经敲定了，只是合约中有一条很奇怪的要求，虽然对我们而言不存在损失，但是还是有必要提一下。”

“嗯？”封御景不甚在意地应了声，靠着墙，掏出手机看了几遍那条短信，眼底染了细薄笑意，决定今晚给她放个假。

他调了个方向继续往前走。

江易对他这种绕来绕去的样子感到好笑，跟在身后回道：“对方希望

活动的宣传海报能由这次绘画大赛的冠军和大师乔以航共同来绘制。”

男人顾长的身形倏然顿住，“嘭——”掌间的手机在下一秒被狠狠砸向地面！

“乔以航！”他声线低沉，一半侧脸隐在光线暗淡处，从江易的角度看去，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他嘴角勾起的嗜血弧度。

“阿御，别这样……”江易扶着他的手臂，眼神里有些心疼。

封御景摆摆手，表示自己没事。

“这间会所还不错。”

这是江易最新的产业，斥巨资包装的多功能会所，装潢、格调、设备都是国内外一流的。这周才刚刚开业，预约都已经排到年后了，而他也是特意抽空来捧场的。

“封总，好久不见！哈哈，想不到能在这里遇见您啊！”另一间包厢里走出一个秃了半边顶的中年男人，一见到封御景急忙上来寒暄，“听人说您喜欢百日草，刚巧我这边正好有专人培植的墨西哥品种，不知道封总什么时候有时间……”

“什么颜色？”封御景淡声打断他的长篇大论。

说得正起劲的男人一愣，才反应过来对方居然真给面子地和自己说话了，笑眯了老眼连声道：“啊？哦哦，洋红色，是洋红色的！”

封御景再也不看他一眼，径直往大门走去。

“哎，封总！您等一下！封总……”男人不甘心地晃着肥胖的身子准备跟上去，却被留下来的江易一把拉住。

“陈董，他现在心情不算好，你还是少去沾一身灰了。况且业内人都知道，封御景只喜欢收集橙色的百日草。”

陈董一脸苦色，抓了抓所剩无几的头发：“橙色的百日草不多见啊，下次一定记得让人种橙色的，不过，洋红色的可是很有来历的。那人说，洋红色的花语叫什么来着……”

江易失笑，觉得这位陈董还真是个活宝，一把年纪还学人家小姑娘信这些有的没的。正准备离开，就见陈董一拍大腿，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那个花艺师说了，洋红色的百日草，寓意持续的爱啊！”

咦？

江易摸着下巴沉吟：“持续的爱吗……呵呵，有意思。”

浮橙回到包厢时，生日宴已经进行到最火热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环节。一见到她进来，眼尖的人嚷嚷着要她也一起参加：“浮橙！一起玩嘛！”

“是啊！都好多年没见了，老朋友聚一聚，放轻松一点！”

浮橙轻抿唇，退到原来的座位坐好，摇头拒绝，立刻招来一众的唏嘘声。

她知道自己是为让大家扫兴了，只好歉意地笑笑。事实上，她只是不想待在那个让她觉得窒闷的别墅里，才会答应参加这个聚会的。说到底，还是想麻痹一下复杂不定的心境。只是她从未想到，除了柯青青之外，这些之前都算不上熟络的老同学还能一眼认出她，而且热情依旧，心中泛起淡淡的感激，但总归是安静的性子，实在融不进他们的热闹。

从前乔以航不止一次说过，她的性子很适合绘画这类艺术。也许当时一颗芳心早早地落在了这个干净温柔的少年身上，她竟真的因为这一句话，爱上了画画。在那个由色彩和线条构筑的世界里，喜怒嗔痴都能见之纸上，不用刻意压抑，也不用佯装坚强，那是她唯一释放情绪的方式。

不过，除了穿衣上的限制，封御景同样不喜欢她画画。仇恨，让他厌恶所有和乔家有关的人和事。只是她坚持要保留这个爱好。大概是由于在这段见不得人的关系中，她有了属于自己的唯一要求，所以那个男人并没有太为难她，隔天就让人来整理了一间画室，就在别墅的顶层。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那间房间，无论采光还是视野，都非常好，他甚至还大发善心地为她准备了足够优渥的工具和设备。

浮橙觉得自己今天一定是中邪了，短短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她已经第三次想起那个男人了。这期间，她竟然还有幸遇见他一次，尽管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迅速消失在他有可能看过来的视线中。

“啊，你们知不知道？这家看起来跟城堡似的高级会所是江易名下的！”一群人正玩得起劲，有人高声说道，“就是 KING 的总经理江易啊！”

江易？KING？

听到这两个熟悉的名词，浮橙心头咯噔一声，隐约觉得接下来的话题并不是她喜欢听的……

果然——

“天哪，KING 不就是被称为‘上帝之子’的封御景亲手打造的梦想帝国吗？上帝之子啊……”

“唉，可不就是他吗！多么完美的男人啊，可惜他的私生活太低调了，几乎从不见诸任何报纸杂志的……”

“你是说封御景？！”身旁那个之前想帮浮橙拿下围巾的短发女生发出一声尖叫，“啊！这么说来，他很有可能也会来这里喽？”

有人笑着泼她冷水：“怎么可能？那位大总裁日理万机的，才不会来这种地方呢！要消遣也是去他神秘的山上别墅。据说那整座山都是他的，听说那房子里还住着个大美人，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屋藏娇啊……”

“咳咳——”浮橙狠呛了一口橙汁，对这些有些离谱的传言感到哭笑不得。

至少在她的认知里，上帝之子难道不是耶稣吗？而很不巧的，她刚刚还在走廊见到了他这位日理万机的大总裁。至于金屋藏娇……

不觉苦笑，她和他之间，除了仇恨和利益，还能剩下什么呢？

游戏自然是不再继续了，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一张报纸，还没看上一会儿，紧接着又是一声高喊：“呀，你们看这个女人……侧脸是不是和浮橙有点像啊？”

说话的是一个卷发女子，打扮时尚，妆容精致的脸上一片诧异，手上的报纸很快在包厢内被传阅开来。

“这么一看，还真的很像啊……”有人惊异地附和，时不时拿异样的眼神看向微蹙眉头的浮橙。

“真的哎……”细细碎碎的议论声越来越多。

直到报纸传到自己手上，浮橙才知道她们在惊讶些什么。

那是一年前的一篇报道，醒目的标题配着一张放大的照片，占据了整个头条版面——KING 首席总裁秘密约会佳人！

照片上的男子眼神锋锐，清俊的面容有着淡淡的怒意，眉眼的任何一处都完美到让人惊艳。他穿着一身黑色风衣，简洁利落的裁剪勾勒出秀峻挺拔的身姿，白色的雪花从空中洒下，街上的霓虹灯光衬着店门前的璀璨圣诞树，节日的气氛一览无遗。

而他的背后正护着一个女子，因为他高大身形的遮挡，所以只能隐约窥见那女子的半张侧脸，尖尖的下巴，白皙到近乎透明的肌肤，五官看不清楚，整个人小小的一团，封御景将其挡在身后，形成一副保护的姿势。

浮橙有些震惊。她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张照片。

低头大致浏览了一下内容，她才想起那是一年前的圣诞夜。没记错的话，大概是夜里十点多，她刚参加完杂志社的年会，不想回别墅，也不想和同事去续摊，只是百无聊赖地在街上闲逛，却意外地遇上了从街头走来的封御景。

浮橙经常会想：如果一开始她和封御景能以一个正常的形式相遇，兴

许就不会存在这相互折磨的两年，因为，她和他，似乎天生拥有一种奇妙的缘分，往往能在最不可能相遇的时刻，毫无预兆地见到彼此。但如果只能是如果，是这世界上永远无法结出的果子，只会生长在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想里。

他那个时候喝了点酒，见到她时，一反平时的冷言冷语，而是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慢慢地走到她身前，垂下眼，漂亮的唇角似乎有极淡的笑意浮现。

他看着她笑，用温柔到不可思议的声线跟她打招呼：“陆浮橙，真巧。”

浮橙退了半步，抿着唇，微不可察地点点头：“嗯。”

“陪我回去。”他朝她迈近一步，一下子就缩短了两人的距离，清冷的气息盈满她的呼吸。

浮橙怔愣，一抬眼就看见有雪白的颗粒落在他的肩头，一朵，两朵……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真美，”她由衷地感慨，小脸上露出少见的轻悦，摊平手掌放在他肩膀上，接住一朵冰凉的雪花，“你看……”

她蓦地停了嘴，脸色白了白，有些狼狈地偏头躲过眼前这人倏然炙热的眸光。

浮橙觉得尴尬，毕竟他和她之间，并不应该存在这样温馨的对话。

腰间猛地被他用力扣住，她被揽到他身后，脸颊贴着他宽阔的后背，风衣的布料看上去流畅紧密，实际上真正接触到皮肤时，意外地却很柔软。她不敢出声，只好乖乖地缩在他身后，只能感觉到他一瞬僵硬的身体又极慢地放松了下来……

就是那个时候拍的吧？浮橙再次将视线落在照片上，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他当时……是在保护她吗？

“得了得了！美女不都长成小橙这样的吗？你们别以为是个女的就会喜欢封御景那种调调，真搞不懂那种眼睛长在头顶的男人有什么好的！”

柯青青仗义地出言帮浮橙化解猜测，一把抢过她手里的报纸，上下左右看了半晌，撇着嘴不屑道：“还不是两只眼睛一张嘴，没什么特别的……啧啧……要是他是一穷二白的打工仔，看你、你，还有你啊——”

她站起来一一指着在座的女性：“你们还会看上他？”

“会！”异口同声的回答。

柯青青白眼一翻，无力地瘫软在沙发上，引来一阵大笑。

浮橙半低着头，她从没有想到原来封御景的行情会这么好，连偶尔的一次聚会，都会以他为重点讨论了大半个小时，好像她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早就融为一体，哪怕她逃到天涯海角，也必须承受他的存在。

她淹没在他们眉飞色舞的讨论之下，终于疲惫地抬指按着隐隐发疼的额角，拿起外套起身离开。

一出会所大门，就接到柯青青的电话，无非是骂她没良心，说走就走之类的。浮橙紧了紧围巾，笑着解释：“头有点疼，想回去休息了，你们好好玩，不用管我的。”

柯青青在电话里叹气：“小橙，你是因为乔以航才心不在焉的吧？”

浮橙怔然，严格说起来，她突如其来地不想多待，好像是因为封御景这三个字。

“青青，从前的事情，我们都忘记好吗？”浮橙走下台阶，一步一步踩着积雪，然后回头看着自己的脚印，笑得有些怆然：“当初即使不是你，我和乔以航也不可能在一起的。”

“小橙……”柯青青欲言又止。

“不说了，车来了。”浮橙挂了电话，看向人来人往的大街，一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世事就是如此，总喜欢说“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但其实对于浮橙而言，却是“早知当初，又何必以后”。

早知幸福会来得那么短暂而不真实，又何必在多年以后怀恋着回不去的当初呢？

雪花洋洋洒洒地从天而降，一阵风吹过，路面上有一个透明塑料袋被吹了起来，在空中旋转了几圈，又轻轻落回地面。

她发现她终究还是无法适应S市的寒冷的。

往前走上一段路，路边有一个地摊，不大的一块布上铺了些手工制品，上了年纪的老人热情地招徕她：“小姑娘，看看有没有想买的？”

小姑娘……

这个称呼让浮橙愣了愣，蹲下身仔细挑着这些看上去虽然质量不高，却做工精致的小玩意儿，其中有一块拳头大小的圆润石头，白得几乎没有任何杂色，上面刻了一张可爱的笑脸，她拿起来正对着自己，不觉唇角也弯起了好看的弧度。

夜晚已经降临，路灯照亮了整条长街，飘满天际的雪花下，女子婉约